

珍妃

第2部



中国晚清宫廷第一悬案

长篇小说

解丰亦 著



传

刀尖舞者经典传奇完美呈现

呈现跌宕风云、沧海横流的清末浮世绘

戊戌变法 甲午战争 八国联军

一段波澜壮阔的悲壮历史

一位末代帝王的沧桑人生

文匯出版社

ZHEN FEI ZHUAN

珍妃传

第 2 部

解丰亦◎著

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珍妃传. 2/解丰亦著. -上海: 文汇出版社,

2014. 5

ISBN 978-7-5496-1146-1

I. ①珍… II. ①解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52715号

珍妃传(2)

著 者 / 解丰亦

责任编辑 / 乐渭琦

特约编辑 / 瑞 霞 东 枋

装帧设计 / 田田Design

出 版 人 / 桂国强

策 划 / 光 南

出版发行 /  文汇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755号

(邮政编码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/ 深圳市希望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4年5月第1版

印 次 /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/ 710×1000 1/16 字数 / 380千 印张 / 23.5

书 号 / ISBN 978-7-5496-1146-1

定 价 / 38.00元

目录

第一章 辽东腥风 / 001



时间浑浑噩噩过去，军机如火，北京的王族亲贵、大小官员却如同苍蝇蚂蚁般匍匐在地，向玉殿宝座山呼、遥祝贺寿的时候，远在辽东黑衣黑帽的日军，正裹挟凌厉的锋芒指向大连湾。

第二章 危局路口 / 045



甲午战争失败举国震惊，当朝廷大臣羞怒哀叹不知所措的时候，民间义愤填膺，发出了拒和、迁都、死战的呼号。权将丧，国受辱，最痛苦的是光绪帝。战，还是和？现在仍难下定论。

第三章 星光前程 / 085



古老的京城气息奄奄，一阵风过去，世界还是那个世界。痴心妄想的大多落了空，阴谋算计的害人害己，有志者事竟成。世界不变，区别只是刮了什么风。

第四章 寒雪胭脂红 / 117



山雨欲来风满楼，腥风血雨又临头！她恨死了这座活死人墓，那颗久来压抑的心拼命地想要飞，想要跳，想要呼喊！可是这不是她该想的，她还有许多更重要的事要做。

第五章 风暴眼 / 159



山东东北角的胶州湾，正鼓涌着一股凶流。凶流的推手，早就将罗网张开。世间自有一杆秤，甲午年千万冤魂哪能轻易善罢甘休？当一个人经过政治泥潭能找到光明宽阔的道路，无疑是智，是福。

第六章 暴风的前奏 / 195



将行变法。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；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变政，就是某种程度上的政变。诸般力量交杂横织，权力如疾鹿奔驰中原，谁知道会发生什么！

第七章 国是 / 239



两百年前威镇四方的大清今天却成了这样，再过百年她又会成什么呢？人生不易，变法更难，当红日撕开积云，《定国是诏》明告天下！

第八章 荆棘途 / 279



世间之难竟然到这种地步，绞尽脑汁可能自招祸端，布满杀机却要冒死而进，这就是所谓不一般的人生吗？她希望时间就凝住在这一刻，即使下一刻被砍成肉泥也愿意。

第九章 英雄血 / 317



在这纷杂变幻的时刻，恐惧和担忧如影随形，世间从来一样得就有一样失，一种进步就意味着一种后退，却又分辨不清。但现在已经到了图穷匕见的时候，她一定会继续，这没有理由，是命。

第十章 香魂润透伤国心 / 367



一声声从断肠人的喉咙里淌出来，令人不胜怜惜。偌大的中国在列强铁蹄下瑟瑟发抖，所有人心里一片灰暗，也许由那朵消逝的花儿还能得到一点点安慰。

第一章

辽东腥风

ZHEN FEI ZHUAN

恭亲王复起



光绪帝形容枯槁，扶桌子的那只胳膊好像随时都会折断。

天下只怕除了景仁宫，再没有什么地方能让他安宁片刻。

平壤大战与黄海大东沟大战，清军陆战死伤四千余人，被俘近一千人，北洋海军折舰五艘，重伤一艘，死伤一千余人，加上7月的丰岛海战，死伤一千余人，被俘一百余人，二十门大炮、三千支步枪、大量弹药和二十万两饷银被日军掳掠，大清的损失触目惊心。

他无法原谅自己，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。

珍妃转到桌子对面，拉着他的衣袖，安慰道：“皇上，战争并未结束，挽回尚有可期！”

光绪帝沉默着走到窗前望着外边。战争还未结束，可他原本积攒起来满满的勇气，都快要泄光了。“盈雪，太惨了！为什么会这么惨？咱们的人数、军备与之旗鼓相当，却为何损失如此严重？”

“皇上，奴才也一直在反思这事。”从光绪帝催促李鸿章南击汉城不得，珍妃就病倒了。到如今一个来月，依旧抽搐警惕，夜不得寐。那右上唇糜烂的疤痕还没褪尽，瘦得只剩下一双大眼。“皇上，奴才认为李鸿章迁延不进、贻误战机是最主要原因！整个军队的士气如此低沉，怎会奋发一心？”

李鸿章统驭清朝精锐，系着全大清人的希望，结果却一败涂地！在败后的第二天，朝廷就下令，拔掉他正月赏的三眼花翎，撸去代表战功的黄马褂。

“还有一件事，奴才不知该不该说？”珍妃面带忧色地说道。



“你说吧。”

“皇太后住到颐年殿了。前两天礼亲王、庆郡王就开始去见她，朝臣不该……”珍妃的话没有再说下去，这其中的意思却很明显。如今慈禧太后已经归政，任何朝臣要见她，就必须经过皇上的同意，皇太后不能无故召见臣工，更不能与臣工一起商议国家军政大事。

清军失败后，慈禧太后便返回京城，住到了西苑的丰泽园。园内主建筑叫惇叙殿，如今改称“颐年殿”。这是一个信号，皇上巩固未久的权力恐怕又要受到威胁，同样对珍妃也很不利，因为上个月她抢了慈禧太后的好事——木材商玉铭没有得到四川盐茶道的缺。其实这也不怪珍妃，那天皇上照例考察，要玉铭写出自己的简历，这家伙竟然久久写不出几个字，光绪帝遂将此缺授给那个甘肃知府。珍妃将捐银发往北洋衙门，却像往水里扔块石头似的，只冒个泡，连个响都没有听到，只听到噩耗连连。

此时，慈禧太后却已经展开了霹雳手段。志锐前几天参劾军机大臣孙毓汶、徐用仪把持军务贻误战机，慈禧太后立即召见总署大臣奕劻，四天后，懿旨将内奏事处记档太监文德兴杖责发配。文德兴素来敬重文廷式，并常常以极隐蔽的方式告知其内廷信息，珍妃沟通内外也主要通过他，没想到却成为慈禧太后由主战到主和的第一个牺牲品。这对珍妃和光绪帝来说，怕是一个大警告！

如今的慈禧太后已经没有一点主战的样子。庆郡王奕劻曾表态：请带兵赴九连城，以沙克都林扎布、桂祥为副帅，克杀日敌。沙克都林扎布是蒙古贵族，桂祥是慈禧太后的亲弟弟，这两人天天烟枪挂腰上，要是上了战场，只会成为别人的刀下之鬼，慈禧太后自然不会答应。

“唉，翁师傅又病了。”光绪帝叹了一口气。

“皇上，翁师傅那是被气病的。那个荣禄提出要大小官员捐俸禄祝寿，听说从年俸的十分之一增到十分之三！万寿庆典奢无止境，岂不寒了将士的心！”

志锐、文廷式两人一接到珍妃递出的条子，就立即发动翰林、御史联衔请停办庆典，全力抗日。此前文廷式联合福建道监察御史安维峻等三十多人已于8月底联名上奏，跟着以内阁学士李文田为首的南书房、上书房四十多名翰林、编修再次联衔，痛吁“预防倭奸混入”，恳请停办万寿点景。以此为铺垫，翁同龢同其他户部堂官也上了一道公折陈述筹款之难，请停庆工。



志锐一千人在联请之后的第三天，发动愈加声势浩大的“请罢”活动。这一次参加活动的南书房、上书房、翰林院、都察院、六部等一大批官员，跪在东华门外，覆盖了满满大雁翅的通道，整个京城都震动了。

大家都在等着，然而三天过去，音信皆无。

9月26日，黄海大败后的第九天，翁同龢接到慈禧太后的懿旨，令他觐见。

翁同龢的病是由于急怒攻心，短短几天大清遭受了十几年未有的大灾难，他支持皇上主战，这也是皇太后的意思。明天她要说什么？斥责，挖苦，还是警告？

这些年他活得更难了，既要忠心于皇上，又不能引起慈禧太后的反感，就好比高空走钢丝一般，他拼力地维护着这种平衡。从皇上诏命他会商军务以来，每天除了跟军机处、总署那帮人开会，其他时间他都在全力筹备慈禧太后的万寿庆典。每次回到东城罗圈胡同的家里，他都觉得自己快要支撑不住了。

他为皇上担心，更为这个国家的未来担心。

翁同龢正躺在病床上长吁短叹的时候，文廷式、张謇、志锐和安维峻来了，这四人是他最得意的门生。翁同龢素来以文闻名，尤其爱护晚辈门生。他最高兴的是看到张謇，那舒畅劲透过眼角、眉梢流了出来。张謇终中状元，虽年龄已四十有二，但他从过军，久历风霜，心地踏实且能力高卓，是一位能治国安邦的国士大儒！

一谈起战事，文廷式便两眼怒火直喷：“叶志超、卫汝贵这两条狗，竟然不战而逃，大清的颜面都叫他们丢尽了！”他气得双眼通红，说话都有些语无伦次了，“听说叶志超逃出平壤后被日军伏击，吓破了胆，疯狂往北窜！安州还有马队步兵八营，聂士成劝他固守，他不听，到了定州还逃，一个个城都放弃了，狂奔五百里，过了鸭绿江才停下来！”

这是文廷式在天津的好友于式枚告诉他的，跟翁同龢有联系的津海关监督盛宣怀也密告了一些。盛宣怀开初以李鸿章为毕生大恩人，可交往日久，就看透他的为人。这次平壤陆战，他的五弟盛星怀阵亡，自己虽被派办理东征粮备转运，仍恨意难消。

“最可气的，是日本人在战场上捡到卫汝贵夫人的一封信！”说着，志锐拿出一份报纸往桌上一拍，是英国传教士林乐知、李提摩太、丁韪良等办的《万国公报》。这份报纸因积极参与报道、评论甲午战争而“最足震动中国朝野士大夫



之报道，为甲午战争之际所刊载之中东战纪”，引起朝野官绅广泛关注，知名度飞升。

安维峻捡起来，循着画线的一段念道：“俟与日本讲和，即撤兵内渡，闻此甚慰。年近六旬，精神虽好，较前实差许多。总宜调遣得人，勿身先士卒……”还未读完，他把报纸狠狠摔在地上，用西北腔大骂：“什么娘们，连个奸夫淫妇都不如！”

安维峻长在西北风沙上的甘肃，脸又黑又硬，眉毛斜斜朝上，乍一看不像个文人。他去年考进都察院，自身多豪侠气概，又跟京城大侠王五关系密切，是翁同龢门生里较特殊的一个。

“不过，平壤大战卫汝贵也在西南战场重创日军。”文廷式说道。

“他是有点功，可是跟着叶志超一败就逃动摇军心，其罪难赦！”志锐眼瞅着文廷式，俊朗的脸膛都气白了，“英国人也不是好东西，战事一开始说大清帮藩邦戡乱出师必胜，现在倒说我们不好”。

翁同龢摆摆手：“一仗两仗定不了局，你们说说，往下该怎么办？”

“打！”文廷式干脆利落地蹦了一个字。

志锐扯扯他的胳膊：“当下最难受的怕是皇上！老师，大清四万万人，还能让小日本欺负了？”

翁同龢的目光一直望着张謇。自宣战以来，张謇积极建言献策，挥师南攻汉城日军就是他提出的，今天却一直沉默不语，难道是因为他的老父亲突然患病？

“别谈以后。”注意到了翁同龢探寻的目光，张謇缓缓说道：“先别说以后，现在最重要的问问我们为什么会战败？”

众人听见这话皆沉默不语，望着张謇。

“自朝廷安定以来，战将久耽享乐，士兵上行下效，根本不成其军！本朝制度向来以人治人，凡治人的必容不下桀骜才士，只有那些能溜须拍马的才混得开。所以从军营到朝廷，能倾心理政独当一面的优秀人才越来越少。文不能治国，武不能安邦，国家上下都被平庸之辈占据，有才能的不是被排挤，就是被陷害，国家可用之人无几，怎能不败！”

“季直，你是指拔人制度？”

“不光是选拔，还有管理、品评、奖惩要公正无私，执行律法要严格清明，才能文能治国，武能安邦。老师，您说，我得这个状元有什么用？翰林院侍读不



过正六品，别说是当个一品的尚书、御史什么的，就是当个三品的大理寺卿，怕是都得耗上我剩下的半辈子。学生四十二了，六十一过就是等死，我不是当官的料，要当官先当浑蛋，我算看透了！”

翁同龢老朽的嘴巴抖动起来。张謇的这番话说得极其悲观，虽然让他心里很不高兴，但他知道现在这种状况下，也不好说什么，却没想到张謇下面说的话让他大吃一惊：“学生决心回乡办实业。办得好办不好都能用上我最大本事，比在这等死强！”

志锐刚要说话，翁同龢已经气得脸通红：“你说什么？回乡办实业？朝廷拔擢一个人才容易？灰败消极，阴阳怪气，你是自以为聪明！大战当前，以后谁也不准说这个！世上的人有些睡在床上，有些睡在鼓里，我看你就是瞎矫情！”

志锐眼看气氛异常，急忙插言道：“往下该怎么样？”

张謇知道自己的话惹得老师不高兴，只好跟着转换话题：“只怕日本志不只朝鲜。大家可听过‘征韩论’？”

“征韩——”翁同龢的眼里又浊又凉。

“我在朝鲜的时候，有天救起一艘日本商船。商船主经营着一家商行，同治元年曾随日本‘千岁丸’号访上海。因为当时上海是洋人在远东最重要的商业、交通和军事据点，日本人可以从那儿感知洋法与中法的差异。一次酒酣耳热，他讲起‘征韩论’。在日本看来，世界弱肉强食，应当抓住时机占据要利。明治六年，全日本掀起论辩，有人提议‘朝鲜北连满洲，西接鞑清，绥服此地实为保国之基础，经略万国之基石。’有人说‘要积蓄实力把朝鲜置于日本支配之下，并抱持（控制）中国。’”

文廷式怒道：“你怎不一刀捅了他？”

“所以，”张謇恨恨地说，“学生报忠国家，首先要严参李鸿章！”

次日，翁同龢前往觐见慈禧太后途中，得知慈禧太后已发懿旨停办点景、经坛、戏台诸事，原定在颐和园受贺也改在宫中，并发宫中搏节银三百万两、制钱万串交直隶佐军饷。慈禧太后只在西苑落了落脚，跟着就迈进紫禁城，再次坐进养心殿东暖阁。

翁同龢先到毓庆宫，与光绪帝独对时看到两道折子：一是军机处全班请辞，一是南书房翰林李文田等请起用恭亲王。军机处请辞自然不准，起用恭亲王？翁



同龢不知道是谁的主意，因为就李文田恐怕没这么大胆。恭亲王自光绪十年被慈禧太后赶回家后一直赋闲冷落，如今提请他回来，这里面自然深藏玄机。

光绪帝低声道：“珍妃。”

翁同龢又是一愣。这两年珍妃所做的让他又喜又忧，这种感觉就像老爷爷看着自己调皮的孙女一样。她冒慈禧太后甚至天下之大不韪操办捐纳、穿男装洋衣、密向宫外传递消息，拼力维护皇上地位，现在又促成恭亲王回归，整个大清朝从没有人敢这么做！他虽然喜欢她的这股劲，可政治从来都不是胆子大就能成事啊！

“皇上，请恭亲王回来事关重大，可时局如此，倒是个机会。”翁同龢心里很高兴。现在的局面，怕是只有恭亲王能压得住了，自己怎么没想到这个好主意。他跟恭亲王的交情一直不错，敬重他恢弘干练能力超群。在这种时候，恭亲王要真回来了，至少能把军事抓起来，以他的资格和影响，必会使国人安心，将士奋勇！不过，他心里也有隐忧，就是当年其实更有资格坐上龙椅的是恭亲王之子载澂，恭亲王因为这事恨极了慈禧太后，才导致后来被罢官。

当前正是用人之时，翁同龢最终还是建议皇上起用恭亲王。但是他提了个颇具玄机的法子：“皇上，待会儿召见臣工，老臣吁请此事，您只管执意回绝！”光绪帝不明白翁同龢为何要这样说，但他相信翁同龢，便也没再问。

从毓庆宫出来，翁同龢忐忑不安地去见慈禧太后，没想到慈禧太后倒是和颜悦色，给他安排了一个秘密任务：往天津晤李鸿章。

慈禧太后随后与光绪帝共同召见大臣，完了似乎无意地指着屏风，问道：“皇帝，那是什么？”

“回亲爸爸，是个灭蚊灯。”光绪帝恭恭敬敬地回道。

慈禧太后瞟了一眼，光绪帝亲自把灯取来，慈禧太后翻来覆去地看着，看到灯底，两眼瞪大了：“琉球！”

“是，亲爸爸。”

“哪弄的？”

光绪帝控制一下情绪，用平缓的声音回答：“亲爸爸，前些日子翻库藏看到的。”

慈禧太后笑了，笑得说不出的雍容华贵，好像非常快活。可是眸子里两束晶光，深深刺进光绪帝的心灵深处。她缓缓抬起右手，光绪帝的眼神跟着它，见它



轻轻落在左手上，轻轻地、几乎没有碰着地抚摩着掌心。猛然灯脱了手，“啪——”跌在金砖地上。

光绪帝吓了一跳，灯滚到他脚前。

“我知道是从哪里来的。”慈禧太后压低了嗓音，笑得那么毛骨悚然，“亡国之物，从朝鲜来的！”

光绪帝惊恐地瞅着这个成了精的老妖婆。

“皇上，皇太后召见翁师傅干什么？”

光绪帝却根本没心思听珍妃的话，因为战败，慈禧太后不吭不响又插进养心殿，往下怎么办？然而，他并没失掉信心，四万万人的国家，数十年来编练的军队，洋务运动的进展以及广大臣民誓伐倭寇、保卫国家的呼声，他没有理由灰心丧气！

想起珍妃大胆提请恭亲王回归，虽然瑾妃在身边，他仍自然地拉过珍妃的手：“盈雪，你就不为自己担心？”

“皇上的意思是——”珍妃一时没反应过来。

“四川盐茶道，琉球灭蚊灯，文德兴，穿男装洋装，这次又是恭亲王。”

“奴才有皇上，有什么好怕的。”珍妃回答得很干脆，回头瞥一眼姐姐瑾妃，“恭亲王回来，可以帮助皇上治理国家。奴才一直觉得任何一个国家都应该和世界潮流合拍，不合拍就是因循守旧，应该改变。一座腐朽的宫殿如果没有人推，几时能倒？”

“你呀！”光绪帝不知说什么才好，朝廷刚刚发下的三百万军饷，就是珍妃前年提撙节用费省下的。

珍妃将欧式洋装理了理，拉着光绪帝和瑾妃：“咱去看看小树吧。”

瑾妃也穿了一身剪裁合体的西式服装，虽然个子矮胖些，也很美丽。

景仁宫里的小梧桐和养心殿里的小榕树一样，系着帝妃的心。在封闭、沉闷如同死人墓的皇宫里，所有展现自由的东西都让人怦然心动。东南角的小梧桐离东、南两面墙均六尺开外，就是冬天也不会被阴影遮着。原先搭的小凉棚儿撤去了，它已变成黑绿色，顶心毛茸茸的，叶片胖乎乎。

瑾妃害羞地蹲下拨着小叶片。

“皇上，您看，”珍妃紧紧攥着光绪帝的手，“移了地儿浇了水，长得多好啊！”



不知是珍妃的话里有其他的意思，还是别的什么原因，光绪帝轻轻地点了点头。

这时，景仁宫首领太监高万枝走了过来：“禀皇上、珍主子、瑾主子，大公主来了。”

大公主见礼毕，一手拉着光绪帝，一手拉着珍妃、瑾妃，脸上充满了忧戚：“你们都瘦了！”这话虽短，但饱含了大公主深深的关切。光绪帝轻轻点下头，看样子大公主是来找珍妃的，便道，“朕还有奏折要看，你们聊。”说着转身就要走。

“皇上。”大公主叫了一声，“奴才有话想跟皇上说。”珍妃听出了大公主话里的意思，就是大公主要跟皇上单独待一会儿，便拉着瑾妃说道：“姐姐，我们去那边看看。”

大公主跟着皇上来到后殿东次间，一撩素袍角跪在地上：“皇上，奴才父亲的事让您劳心了！阿玛病休十年，如今仍有痼疾，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”

光绪帝没说话。珍妃力荐恭亲王的意思，就是在慈禧太后返宫后由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亲王加以制衡，而且他回来也利于稳定朝局。不过这些不能说，而且光绪帝觉得大公主也并没有表露她的真实意图。

“皇上，奴才斗胆问一句，下一步是和是战？”

光绪帝仍旧不语，原来大公主是要探皇上让恭亲王回来的原因，恭亲王虽然是大公主的亲生父亲，可大公主自小就在慈禧太后身边长大，又是慈禧太后最信任的人，有些话自然不能对她说。

大公主咬着嘴唇，磕了个头：“无论怎样，奴才都希望皇上万福，高扬国威。只是阿玛荒弃政事多年，如有让您不满的地方，还请皇上体谅！”

“嗯，朕知道。”光绪帝扶起大公主，“朕已把近期重要的折件，都抄送去了。”

9月29日，东方的鱼肚白刚刚染亮京城，翁同龢头戴葛纱围帽身穿青衫，领着三名仆人踏着泥泞小路前往天津。他们乘坐小舢板船，蜷缩在小舱里，过了海岱门，第三天上午停靠在吴楚公所码头。

按照翁同龢的部署，京城里文廷式、张謇、志锐、安维峻、汪鸣銮、丁立钧等开始酝酿上奏起用恭亲王。这必须大造声势，既向慈禧太后施压，也为把恭亲王推向皇上。巳时初，阳光最灿烂的时候，众翰林、御史和各部院官吏集议于全浙会馆，由文廷式起草吁请起用恭亲王的奏折，列名者五十七人。

下午，光绪帝即遵懿旨颁诏两道：

一是本日召见恭亲王奕訢，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务，并添派总理海军事务会同办理军务。

一是奉懿旨，召恭亲王在内廷行走。

由此宣告恭亲王正式复起了！

然而整个情况却完全脱出了光绪帝和珍妃的预想，也让文廷式、志锐他们目瞪口呆。慈禧太后太狡猾了，她居然在翁同龢、李鸿藻提议，众官员联名之后亲下懿旨起用恭亲王，意在表明起用恭亲王是她的意思。同时她令光绪帝下旨让恭亲王主管总署，其次才是军务，也是在警告这位昔日的对手！

她不但为起用恭亲王支开翁同龢，还令他去天津告诉李鸿章找外国人议和。不管翁同龢怎么推辞，她都把这个光绪帝最倚傍的人推上了议和的前台。

家国恨



深夜的天津街头，一个醉汉脚步踉跄，不断举起手里的酒壶往喉咙里灌，却被呛得大声咳嗽，嗓子里不知是哭还是笑地哀号着。经过一个店铺时，他一不小心被绊倒了，酒壶也被摔得粉碎，他似乎是生气了，捡起摔碎的壶嘴儿使劲往外扔，壶嘴儿在石板路上“咯唧唧”响着，衬得四周更加寂静。

“嚓、嚓……”

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。

二十步开外，两个影子紧跟着走过来。

一钩残月从云缝里洒下微光，醉汉看见两人袖口下藏着匕首，惊恐地想要爬起，却又摔在台阶上。那二人犹如鬼魅，一人掏出一条长带子迎风一抖，另一人手里操着把亮闪闪的匕首，朝着醉汉走来。醉汉两眼迷离地瞪着两人，看样子是毫无还手之力，眼看就要喋血街头。

就在这时，店铺门开了。

拿带子的人用带子把醉汉脖子一绕，拖了就走。

“谁？干什么？”传来一声低喝。



那两人好像没听见般，拖着醉汉快步如飞，醉汉痛苦地拼命挣扎。就在这时，身后一声轻响，两个鬼影立即一闪身，一低头，像是躲过了什么东西。一回头，只见一男子立在路中间。那人个子中等，脑门高两眼陷，嘴角露着一丝轻蔑的笑。接着，店铺里又跑出个女孩，一身紫衣，模样身段说不出的清秀。

“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什么抓他？”立在路中间的男子问道。

女孩却没说话，径自走上来，好像那两个鬼影子不存在。女孩蹲下身把挂在醉汉脖上的带子扯下，后边又跟来一个高高瘦瘦的年轻人，两个抬起醉汉就走。

两个鬼影狂吼一声，不去攻击抬醉汉的女子和年轻人，却闪身扑向立在路中间的男子。立在路中间的男子不躲不避，闲闲地扯出腰上的宝剑，身子只是移了移、转了转，一踢脚就把右边那个鬼影踹出三四步，左边那个鬼影的肚子也被砸了一下。两个鬼影大概是见对方难对付，撒腿就跑，可还没跑出几步，那男子已经站到了他们前头，一个连环腿，分别踢中了两个鬼影的肚子和脑袋，两个鬼影像一摊泥似的倒在了地上，再也爬不起来了。

那男子将两个鬼影拖进店铺院子里，两个鬼影叽里咕噜地不知说些什么，男子分别赏了他们两耳光，那两个鬼影立即闭上了嘴巴。那男子听得出，这两个人说的是日本话，难道他们是日本人？

那个先前被抬进来的醉汉已被灌进两碗醒酒汤，现在正坐在椅子上掉眼泪。一见男子进来，立即双膝跪倒在地上：“感谢救命大恩！”

男子急忙将他扶了起来，从他生硬的口音、头顶的束发上，男子猜测他应该是个朝鲜人，一问之下果然如此，而那两个鬼影，也确实如男子所猜测的，是日本人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那两个日本人为什么要杀你？”

朝鲜人的汉语不是太熟练，费了半天劲，男子才知道这人叫朴相田，刚从朝鲜逃过来，是要去找自己的妻子，却被日本人盯上了。

“我叫谭嗣同，”男子自我介绍道，“你跟日本人有过节？”

这人正是侠风浩荡的湖南浏阳人谭嗣同，姑娘是大刀王五的义女周竺竺，瘦高年轻人是珍妃的三哥志绮。

朴相田欲言又止，谭嗣同便把两个日本浪人拖进来，两个日本人看着被打得很惨，一个从脸到大腿齐齐划了道口子，一个脑袋肿成了馒头。

谭嗣同踹了他们两脚，问道：“你们为什么杀他？”



两个日本浪人嘴里哎哟着，却不吭气。突然，脑袋肿成馒头的那个日本人猛地窜到门边，操起地上的一个药锤子。谭嗣同怒喝道：“放下！”

“大日本武士，不怕死！”那人面目狰狞地吼道。

另外一个日本人眼里射出极其歹毒的光，虽处危地，同样不露怯意。

谭嗣同逼视他们良久，突然道：“浮生如水，倒能这么镇静。”

“哈哈，你们的水陆军都败了！”脑袋肿成馒头的日本人狂笑着，“我们大日本帝国，早晚会把你们清朝两头猪都煮熟吃光，哈哈。”

一旁的朴相田冲上来，指着两个日本人大骂：“狼子野心，丧尽天良，你们不会有好下场！”

谭嗣同的目光如电，逼视着两个日本人：“这个世界上，不光你们会杀人。”

话音刚落，朴相田拔出谭嗣同腰里的长剑，狠狠刺进一个日本人的心窝。那人本来还在狂笑，却不想被刺了一剑，顿时睁着眼睛在狂笑中倒在了地上。

而站在门口的脑袋肿成馒头的日本人见状，将手里的药锤掷向周竺竺，不想被谭嗣同挡住，一脚将药锤踢了回去，不偏不倚，正好砸在那人的脑袋上，砸得他脑浆迸裂，跟着他的同伴去天堂为天皇效忠去了。

谭嗣同和志锜在院子里寻了个角落，挖了个坑，将两个日本人埋了，周竺竺将房子重新打扫了一遍。很快，房子就恢复了原样，一点也看不出来刚才曾在这里死了两个人。

朴相田向三人说了自己的遭遇。

原来他就是闵孝英的丈夫。日本人攻克朝鲜王宫、囚禁闵妃后，他试图回国营救闵妃，闵孝英则进了日本人在天津开的那家妓院打探消息。

朴相田起先很是痛恨东学党，而当日本扶持起兴宣大院君傀儡政权后，他又冀望起义军壮大起来洗雪国耻。然而起义军形势不容乐观。9月17日清军海陆大败后，日本即与朝鲜傀儡军队联合镇压。起义军再次以全琫准为总大将，占据忠清道险隘，兵力迅速增至十余万人。然起义军本身的武器比较简陋，将士又缺乏有素的训练，再加上在起义军中混迹了像东学教教主崔海月之流的投降分裂分子，在日军新式武器的攻击和分裂分子的教唆下，起义军死伤惨重，节节败退。朴相田眼看复国无望，只好再潜回天津，想带闵孝英逃亡。他扮成嫖客进了日本妓院，不料被认出，还被打了一顿赶了出来。身怀国仇家恨无人可诉，又身无分文，朴相田只能流落街头，以酒买醉，没想到日本人还是不放过他。今天晚上要